

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。其父约在19世纪60年代随清政府“铭军”调往山东济宁，结识了三代干河标营的游氏家族，并和游邦孚的堂姐结婚，后夫妇回皖，在巢县生下了乳名科宝的冯玉祥。后因战事不断，许多人家流离失所，冯、游两家竟断绝了联系。谁承想，几十年后在运河畔引发了一出辗转波折的冯玉祥寻亲的故事。

# 冯玉祥寻亲记

□文庆珍

## 副官巧遇游家人

冯玉祥11岁时，母亲游氏在河北康格庄病危，临终前喊着冯玉祥的小名：“科宝，娘有桩心事，千万别忘了济宁还有你两个舅舅，你长大了一定要到济宁找你姥娘家的人，一定要了却娘的心事。”母亲去世不久，乳名科宝的冯基善就过上了兵营生活。由于带兵写字的人的随意，冯基善成了威震海内的冯玉祥。

冯玉祥后来回忆：“我把娘的话一直记在心上，后来当了兵，又领了兵，从未忘记此事。在以后的许多年中，我曾多次派人去济宁明察暗访，都没有找到。”

1932年，冯将军由于赞成抗日、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而隐居泰山。戎马倥偬的生活中稍稍有一点空隙，他立即派了最亲近的副官潘廷玺到济宁去寻亲。

潘来到济宁不动声色，在城里的南门大街路西寻了个旅社“福生书屋”住下。说来十分凑巧，游氏惟一在世的堂弟游邦孚就在塘子街口开了个小杂货店，和“福生书屋”紧邻。

潘廷玺安定下来后，与堂馆闲聊时问附近有没有姓游人家，堂馆随口说，门前杂货店店主就姓游。潘得此消息随即到了杂货店，打听附近是否有姓游的人家，游邦孚说，“这一片俺游家是独姓，我伯父家的姐姐出嫁给姓冯的，姐夫是安徽巢湖人，他们早都回安徽了。”“你们有过联系吗？”“多年没有联系了，有一年我姐姐来过一次，领着一个叫北宝的，怀里抱着小的叫科宝，从那就再也没有来过。”听到这里潘廷玺大喜过望。

潘廷玺很快回到泰山，对冯细说了整个过程。冯便立即派潘廷玺重返济宁正式认亲。

## 尴尬认亲，舅甥终会面

潘廷玺坐着黄包车，送来一车油、一车布和一些礼品，直接登门为冯玉祥认姥娘家。冯的堂舅游邦孚吓坏了，那时的小市民



1934年初，冯玉祥全家在泰山合影。(资料片)

看见兵都怕得要命，何况是鼎鼎大名的冯玉祥！他能是自己的表亲？游吓得东躲西藏，不敢认这门亲事。

潘廷玺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，万般无奈只好找到当时的县长林开太，说明了情况。第二天，由县长出面在南门外“洪源楼”饭庄设宴。县里的主要头面人物都到场，备好车子请“舅爷赏光”。游邦孚被几番动员才勉强答应赴宴，但坚持不坐车。潘廷玺、林县长、旅长、会长一大片头面人物只好步行陪同。有歌谣专门描写当时的场面：“前面走个光光人，后面陪同官一群，军警县衙鸡飞狗跳满街跟。”酒席摆好了，游邦孚当然是首席，可是他却蹲在角落里光吸旱烟不肯上桌，谁也劝不动，最后只好单开一桌素席，空着首席的一桌，吃了顿没趣的饭。

第三天由潘廷玺陪同，生拉硬扯游邦孚上了火车。到泰山一见面，冯玉祥看见游邦孚立即想起了母亲的面相，知道这是一家人无疑了。在谈话中又互相说了舅舅和娘的乳名和许多细小的生活琐事，双方才彻底去掉了顾虑，通过叙家世，又把分散在各地的游氏成员一一说到，天津的游邦彦、枣庄挖煤的表弟游仁增都发信邀请来认亲。

游仁增关于认亲过程有段回忆：那天下午4点多钟，我到了泰安普照寺，一位很威武的人迎上来，只见他穿一件灰布大褂，张着大嘴笑着：“表弟才来，我们盼你好久了。”原来这就是表哥冯玉祥。进屋很整洁，一张桌子、两把藤椅、两条长凳，后来知道这叫五贤祠。还有一位很有气度的中年妇女走来，青大褂、青布鞋，戴着眼镜，很像个传教士，表哥介绍说“这是你表嫂”，才知道是李德全。晚饭十分清淡：清调菠菜、炒鸡蛋、炖红鱼、炒白菜，还有一土盆白菜豆腐等。主食：一盘白馒头、一盘棒子面窝窝。一人一碗绿豆小米稀饭。

冯玉祥将军对这些亲属的安置如他本人的一贯作风一样务实，既没有将他们安插军中捞个一官半职，也没有给些浮财供享乐，更没有指使地方政权为他

们如何如何。按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，这些本是微不足道的。

他将亲属留住些时日，畅叙亲情后，针对各自的状况做了如下安置：游邦孚是惟一在世的舅爷，年龄大了，为他买了50亩土地养老，8个表弟每人30亩。另外在城北戴庄南买了74亩果园作“族产”。这在当时应该是最好了，也是最朴实的安置。同时为亲表弟仁义在唐家街买了一个院子。又为舅爷游邦孚在总府后街（现在的樱花小区）买了李姓院落一处。对于能上学的，分别让仁义去军校、仁符回济宁读书，仁增还是回枣庄挖煤。

笔者幼年曾和游邦孚是近邻，这位干瘦老头人称“游三爷”。自从认亲之后，受冯玉祥的嘱托和影响，他在当地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，南门大街更换石板路时他出了不少力，由于季节原因缺了人工，他专门到兖州找到驻军孙桐萱要了一连人来帮助完工；还为济宁城筹资增加了许多新碾用以轧面，这在当时，对于穷苦人来说是件“功德无量”的大好事。游邦孚1953年在济宁去世，终年81岁。

## 妥帖置办家产

冯玉祥将军对这些亲属的安置如他本人的一贯作风一样务实，既没有将他们安插军中捞个一官半职，也没有给些浮财供享乐，更没有指使地方政权为他

【走南闯北山东人】

## 伯父张冠伍南下的岁月

□张健

伯父仙逝十多年了，一年年的风雨淡化了多少记忆，然而，无法让我忘却的是2000年1月19日，中共重庆市委对伯父的评价：“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，奉献了光辉的一生。”

伯父原名张立峰（南下时更名张冠伍），1914年12月生于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黎墟村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3年7月任“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”第二情报站站长，当年12月初圆满完成护送刘少奇、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由临沂经微山湖赴延安的任务。随后升任鲁南军属管理委员会生产委员、滕县支前大队教导员。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28日作出《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》中，要求山东分局选拔340名老干部和西南籍干部10人组成南下干部队，定名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”，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。经过在临城（今薛城）、徐州集训和整编，1.7万名西南服务团团员，于1949年7月24日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。据伯父生前回忆：“西南服务团是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亮点，是山东人民为全国解放、新中国成立作出的又一个巨大贡献。由于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到川、贵路途遥远，跋山涉水，生活艰苦，而且还不时遇到敌机、土匪、特务的袭扰。沿途第一仗是解放安徽凤阳城（伯父时任南下副总指挥），行军中先后参加战斗十多次，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。”在团职干部动员会上，邓小平讲：“这次到四川、贵州就是巩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，迎接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，二野随军服务团就是一次小长征嘛！”

四川解放后，伯父负责川东的工业、交通工作，在抓“三线”建设、蜀道改造等许多工程中成绩卓著。1977年4月20日，伯父作为四川省“工业学大庆”先进个人代表，到大庆参加会议，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、李先念的接见。伯父一生历经磨难，远征“天府之国”，在此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终身献了子孙”。但他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，以至今天家乡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。

1987年国庆节，我随父亲第一次到渝省亲，伯母让伯父派车带父亲和我到大足石刻游览，伯父坚持不同意，并说“假日里驾驶员要休息，而且坐公交车很方便”。当我们坐在公交车上，我想，这虽是一件小事，但并不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能做到的，而伯父做到这一点，正是平时廉洁从政、反对特殊化的自然延续与体现。由此想到伯母给我讲的另一件小事，1984年在永川火车站工作的山东老乡，回滕县过春节，节后带回来一捆地方特产大葱送给伯父，当把客人送走后，伯父叫伯母按市场价将葱款送到老乡单位。上世纪50年代，与伯父同村同族的一名晚辈，在广东服役复员后，直奔四川，请求伯父给他安排工作。伯父作为江津地委一名领导，除热情接待外，还给他做工作，希望他回家乡建设社会主义。后来他听了伯父的话，回村当了一名生产队长，伯父回山东探亲时，他特意面谢伯父对他的指教。

想起2000年1月17日伯父在重庆辞世，不禁黯然神伤，赶不走的飞雪和泪水犹如抹不去的哀思与记忆。

【“齐鲁孔庙寻访”系列之四】

## 章丘文庙与民间书院

□王绍忠

章丘文庙豪华气派的朱色大门坐西朝东，进到宽敞洁净的深宅大院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居北面南的文昌阁，里边供奉有粉面黑髯的文昌帝君彩色塑像。继续西行，穿过一排廊庑，便到达高阶石柱、朱瓦粉壁、富丽堂皇的大成殿。整座大成殿充盈着寂静神圣的气氛，每年春秋两度，由县宰亲临主持庆典，在此举行规模宏大、人数浩繁的祭孔礼仪。

随着历史的沿革和教育的发展，章丘文庙唐初易名为“章丘书院”。依旧是全县学子进学、考试举业之圣地。主管县学的教谕署、训导署也设立于此。书院各项制度条款执行相当严格，如生员的言行举止必须为人师表。教生循徒一定诲人不倦；以夫子之语作为授课座右铭。学童如对师长不敬无礼者，在院酗酒赌博者，无故旷课荒废学业者，一经查出重责不怠，进行严厉管教，乃至鞭笞和除名。

古代章丘素有“学士之乡”的美誉，由于达官贵人多、经销盐商多、中草药铺多，故经济昌

秦汉以来，历代王朝在郡、府、州、县城大兴土木修筑工程的同时，也一并修建庄重肃穆的文庙（俗称先师庙）。隋开皇十六年，阳丘县易名“章丘县”，治所设立于绣惠城关村。文庙便坐落于隅头十字路口的西南角。



隆，而产生了诸多民间书院。章丘兴办最早的书院可上溯到宋朝淳化年间。一代富豪田浩在济南府72名泉之冠的明水百脉泉畔，梵王官后首创“百脉书院”。由于院址泉林丰茂、环境幽雅、

气候宜人，首次招生进学府即达230余人。

到明朝嘉靖年间，官居四品太常寺少卿、京城“八大才子”之一的著名戏剧家李开先解官归田后，在章丘县城女郎山东侧兴

办了“中麓书院”，他亲任“山长”（院长）兼执教。

清代为章丘书院的中兴盛世，诸多有识之士、地方巨富慷慨捐助，陆续在境内购地选址、大兴土木，广聘名家学士建起书院六处，分别是白雪书院、圣井书院、凤凰书院、丽泽书院、阳丘书院和绣江书院。至清朝中期，章丘书院在绣江两岸星罗棋布。均由圣贤名流执教，为乡野学子解惑释疑、指点迷津。

章丘学子进京赶考名列榜首一如闪光的星辰数不胜数，成为历朝历代的贤达廉吏。如唐代名相房玄龄、良臣李君球、北宋文学家李格非、婉约派词宗李清照、一代名相范仲淹、元代“文简公”刘敏中、七贤堂主张养浩、五里三进士胡东榭、谢廷光、焦馨、明朝戏剧家李开先、“白面包公”李慎修、著名藏书家李廷梁、首位进藏“封王”的民族信使王世睿等。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，仅清代就考中进士65人，其中状元2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章丘书院教育为国造就的人才浩若繁星。